

士報》副刊助編，也參與過《中華文化復興》月刊編務。商禽退休後創作較少，開始熱衷於收藏古董，其最得意的藏品為明朝《十竹齋畫譜》。商禽晚年罹患帕金森式症，2008年間因摔跤而動手術，健康狀況迅速惡化，2010年6月27日因病過世，享壽80歲。

商禽是台灣相當重要的詩人，曾於1977年、1982年、2005年三度名列台灣十大詩人，其詩作曾被譯為瑞典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，於國外出版。雖說商禽在台灣詩壇的地位崇高，但其作品產量並不豐盛，僅出版過5本詩集，分別為《夢或者黎明》、《夢或者黎明及其他》、《用腳思考——詩及素描》、《商禽·世紀詩選》、《The frozen torch》。商禽的詩語言奇詭、意象冷冽，被貼上「超現實主義」的標籤。他寫作近半個世紀，卻只寫了兩百多首詩。楚戈形容其詩「流露一種人類共有的悲哀」，因此不能像情詩一樣多產。評論家李瑞騰則說，商禽一輩子都在尋找「人的位置」，但政治等外力永遠想拉他到「別的位置」，「他只能選擇逃亡」商禽為台灣「現代詩運動」初期的健將，其成名作〈長頸鹿〉、〈火雞〉、〈鴿子〉、〈滅火機〉均為散文詩。羅青將〈鴿子〉一詩譽為新詩運動以來「分段詩」的經典之作。對於被人稱為超現實主義詩人，商禽自陳道：「我不是超現實主義者，而是超『人』現實或更現實、最最現實主義者。」

## 張夢機

(1941-2010)



圖33 張夢機  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張夢機，男，籍貫中國湖南省永綏，1941年9月13日生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。張夢機自幼即受母親教導，背誦古典詩詞，對於古典文學的啟蒙甚早。1948年，張夢機隨家人遷居台灣，居於高雄縣岡山的空軍勵志眷村，並在此完成中學教育。張夢機就讀岡山高中時期，參加學校的體育校隊，擅長拳擊與籃球。1960年，張夢機考入師範大學體育系就讀，此時期張夢機不僅跨系修習國文系的課程，也常於校刊上發表古典詩作，頗受當時國文系師長矚目，大學三年級時，當時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林尹曾鼓勵其報考國文研究所。大學畢業後，張夢機進入惇敘中學任教，1968年考入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，並同時任教於德明行政專校，擔任體育組長。1969年，張夢機以論文〈近體詩發凡〉取得碩士學位，並受聘為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。1973年，張夢機再考入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，同時也擔任師範大學學生古典詩社團「南廬吟社」的指導老師。1981年，張夢機以論文〈詞律探源〉獲得國家文學博士學位。張夢機於博士班就讀期間，歷任文化大學、淡江大學、東吳大學、高雄

師範大學各校中文系兼任講師，最後受聘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，開設詩學研究、文學研究等課程。張夢機於中央大學任教期間，除本系教務之外，也曾任中央大學總務長、主任秘書等職，此外，也曾擔任「中國古典研究會」第3任理事長。1991年，張夢機中風，經調養後繼續任教於中央大學，至1999年退休，但仍持續於中央大學中文系開設兼任課程直至去世。張夢機曾榮獲中興文藝獎、中山文藝創作獎、《乾坤詩刊》10週年古典詩貢獻獎。2010年8月12日因病過世，享年69歲。

張夢機的創作文類包括文學論述、古典詩、雜文等，出版有論述作品《近體詩發凡》、《詞箋》、《三唐詩絮》、《思齋說詩》、《詞律探源》、《古典詩的形式結構》、《鷗波詩話》、《律髓批杜詮評》、《詩學論叢》等，詩集《師橋堂自選詩》、《藥樓詩稿》、《鯤天吟稿》、《鯤天外集》、《夢機六十以後詩》等，合集作品《碧潭煙雨》、《藥樓文稿》。張夢機的古典文學修養深厚，常以寫作格律詩自娛；學術論述集中於古典詩文的評介賞析。雜文作品則以論辯、批判為主，展現學者超然於物的包容精神，融合典故於小品文中，更見古典與現實結合的巧妙。張夢機除提倡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，特別鼓勵古典詩的創作和研討風氣。50歲時因中風病倒，仍靠堅強毅力，重拾創作之筆，並屢有佳作。

## 黃樹根

(1947-2010)



圖34 黃樹根  
照片提供／蔡文章

黃樹根，男，筆名林南、黎明，1947年7月12日生於高雄。黃樹根畢業於省立台南師範專科學校，以及高雄師院夜間部國文系，曾於小學任教，至1993年退休。黃樹根約於1960年代開始寫作，踏入文壇超過四十年。黃樹根曾與黃金國、羊子喬、黃勁連、杜文靖等人共同創立「主流詩社」，發行《主流》詩刊，亦為「笠」詩社成員，以及台灣筆會永久會員。黃樹根曾榮獲「笠詩獎」、「吳濁流文學獎」、「鳳邑文學獎」文學貢獻獎等獎項。2010年9月27日因病過世，享年63歲。

黃樹根的創作文類有詩、散文及小說，出版有詩集《傘之外》、《黑夜來前》、《讓愛統治這塊土地》、《獨裁者最後的抉擇》、《台灣悲歌》、《傷慟之樹》、《鯨，自由了》、《同款的夢》、《新14行嘗試集》，散文集《育愛手札》、《問題老師》、《從島民到國民》、《傷痕》，小說集《這個人》，合集作品《夜空下》。黃樹根早期的作品，詩風沐浴在浪漫的世界裡；散文風格也不脫詩人本色，在抒情的調子裡譜上唯美的色彩。後期漸漸開始思考社會實存現象，以政治敏感度，展開強烈的批判。他的小說亦充分刻劃了現代人